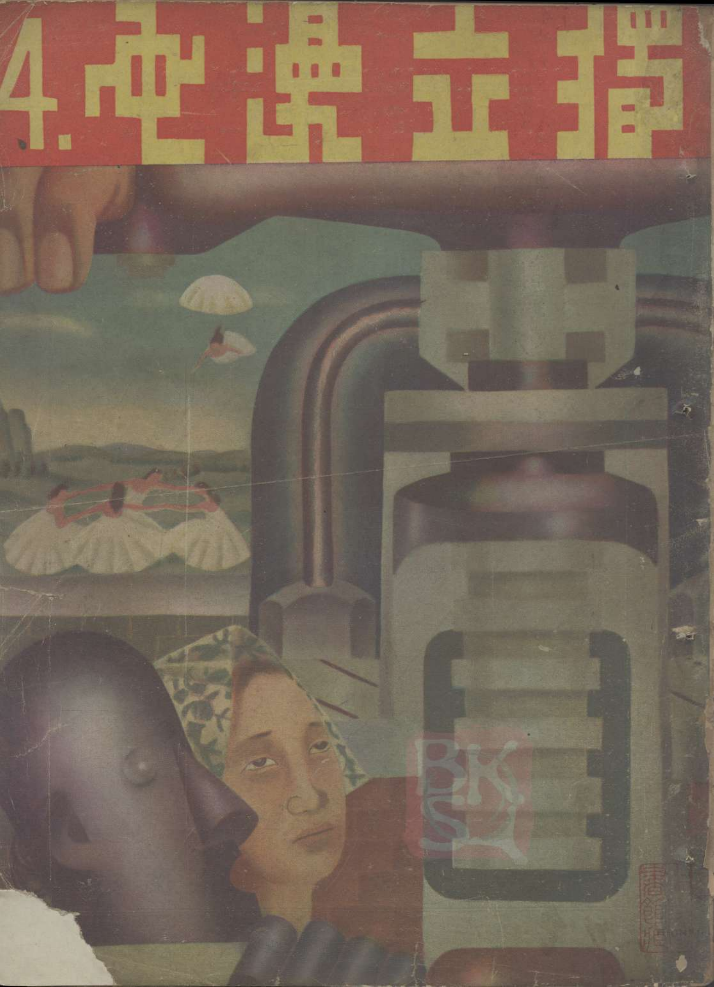

4.
獨立漫畫

ORIENTAL PUCK 獨立漫畫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十日

第四期



破落的廚房

張光宇作

漫畫論壇

『藝術分家』　（泉）

分家，照習俗上說，是指一家的——家庭的——最高權威者，家長死後，他的子孫就將原有的整箇大家庭，分成了兩個，以至三個……。這種分家的結果，在家庭本身的立場上說，是家庭的一種『分化』，但在分家的動機上說，當然是無非爲了財產。大家庭由於這一分，原是一家的弟兄們，以後就有所謂『我的家』與『你的家』。原是一家中的手足，以後也就成了禍福不共的路人關係了。

上面這種習俗所知的分家，其動機我們已知是爲了財產。

我現在所謂『藝術』的『分家』，是指純粹繪畫家與漫畫家而言。本來，在他們分家之先，上面既無家長逝世，更無所謂遺產可得，但他們都要求分家，却是在目前不可否認的事實之一。

造成這分家的要因，既無家長的死亡，又非遺產的爭奪，則其分家的導火綫。當然在這裏是值得我們注意，以至有引起那興趣的可能。

純粹繪畫家與漫畫家的分家，要說是爲了『作風』，也並非『切題』呢。

因爲純粹繪畫的作風 有所謂古典的，浪漫的，以及立體的等等。至於漫畫上，也未始沒有古典的，浪漫的等等作風，以及其作家。這樣，說作風之引起藝術上的分家，是難免有些屬於不『切題』的理由了。

造成純粹繪畫與漫畫上的分家，其最大要因，老實說是爲了『互相藐視』。

譬如，在純粹繪畫家的目光裏，覺得漫畫家對藝術本身太缺少嚴肅性。因爲漫畫家雖然有許多在藝術上的素養很不錯。但他們對於藝術本身，却始終視爲一種工具而已。也因此漫畫家在藝術上的地位是要較差了。

至於漫畫家的目光裏，則覺得純粹繪畫家的所謂『社會關係』太少，因此這種藝術品，只是『玩物喪志』而已。這種作品在社會上多一件少一件又有什麼關係？也因此，純粹繪畫家的價值，在漫畫家的目光裏，可以知道是怎樣來評判的。

由於上面這兩種價值相互評判的不同，就所謂『互相藐視』，也因此，就『分了家。』

藝術分家，我覺得並非是種陷憾。就是確屬缺憾，我認爲也沒有一定要塡補的必要。但我認爲值得注意的，乃是純粹繪畫與漫畫，本是處於整個社會之家的關係上的，現在却又爲了所謂『社會關係』，就由社會關係的對立而成了分離的結果，假使更因此而都成了路人，我想他們日後爭論是『休矣』，但社會對於他們是否因此也休矣？以及藝術的前途也休矣了麼？

關於這，純粹繪畫家與漫畫家，在日後當然不會沒有反顧之機會的罷



妥協！諒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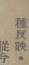
汪子美作

色情之末落　（陀）

漫畫在中國是這樣的：「五四」是漫畫的啓蒙時期，直到「上海漫畫」的出刊，漫畫一貫的吸入了美國的Nonsense漫畫，跟英國幽默漫畫，可以說經過了很悠長時期，我國的漫畫，並沒有稍加變化，它是單純的向那社會的一角，畸形地發展着。漫畫家們都茫無目的地找取着都會文明的題材，加以諷刺幽默，或暴露。無疑的，它對於社會是並沒有多量底產生任何作用，在漫畫家本身，也並沒有比較嚴肅地去抓住他們的創作態度，對於創作他們是輕浮底，滑稽底，流露着。當然這對於社會不起什麼有力的浪潮，而且，對社會發生的効果也只是平凡而已。

我們的漫畫家是消沉着消沉着，幾乎沒有一點生氣了。可是到「時代漫畫」出刊的時候 漫畫在中國，立刻顯示了一種重大的魔力，狂風怒潮般的帶進了社會的深巷去。但，漫畫在這時期所以能復興，能激動，一般人的思潮，能令知識份

子對它的好感，可以說全部是色情漫畫的魅力。必然的在某種環境之下，人民是多量的積受着重重的壓迫，他們一顆心，都企圖有個良好的歸宿．可是爲某種勢力所纏擾，是決沒有舒暢底由你發洩一下心底的積悶，這正像姦盜案的易于產生是一樣的，知識份子在這時候是需要一種色情的東西去灌溉他們脆弱的心靈的。這一個嚴重的過程，漫畫對于社會雖不多大發生優越的効能，但！漫畫的本身，不能不說是獲着効果的。



時代轉變我們的漫畫界，因着社會經濟的沒落，到目前，是憂鬱地顯示着不景氣的悲哀，自然地流露在他們的作品中間，故對于色情巳漸趨厭倦，色情畫的作家們也深深悟到在他們的週圍，還有比色情更重要，更嚴重的問題值得去討論的。

於此足證，色情在某一階段正像三角戀愛小說在過去之所以會蓬勃，會受人風靡是一般的。也能說色情是藝術發育中的一個過程，也是社會境環影響所得一種反映。

從今天起我們可以相信色情已走上沒落之路，我們的作家將不再對此抱樂觀，我們的作品中將開拓一個新的生命，我們的漫畫家將有一個新姿態以應社會環境的需要。



莫索里尼對史泰亨堡說：　乖乖點，不要怕，這兒有大炮。我在阿比西尼亞有點事，回頭來捉幾個黑人給你玩玩。　特偉作

我所希冀於漫畫界的

朱幸薏

誠如上期光宇先生在獨白裏說：『漫畫這東西不是來湊時髦的。』但是漫畫也不是來湊熱鬧的東西。現在我們既知道漫畫不是湊熱鬧同湊時髦的東西，那末我們應該鐵板起面孔來幹嗎？不，並不是這樣說．在我個人認爲筆調上儘可以隨隨便便，輕鬆的好，浪漫的也好，緊澀的可以．亂七八糟的也未尙不可　祇要自已的意識準確，構圖時的思想莊嚴眞摯同不奪別人的調調兒就行了，諷刺當然是漫畫中離不了的。

又上期『色情畫所以發達』一文中侫先生說得很對：『誰都往這道兒鑽——色情』是的．侫先生的話有理。但是我們却不能因爲『誰都往這道兒鑽』的緣故也就拚命的提倡色情畫。但是我也沒有能力喚起一個『反對』的呼聲，同時我也不願意反對它。漫畫全憑個人的自由意志才能有好作品出來，强迫與被動地位的作品祇是一幅呆滯的無靈魂的『畫面』罷了。所以我祇希望有人能『不往這道兒鑽』同『誰都往這道兒鑽』的許多人中能幾個從新走出就算了。

我早已說過漫畫並不是來湊熱鬧的同湊時髦的，那末我們就該做出不是湊熱鬧湊時髦的成績來，那末樣多量的色情畫就算不湊熱鬧不湊時髦的成績嗎？我想未必見得是吧！

我們誰都已知道漫畫是對文化有着絕大的責任。從前的時候中國把漫畫看得輕賤極了，幾乎有一文錢都不值的情形，對漫畫稱之謂『胡鬧』，漫畫作家稱之謂『藝術的敗類』。近幾年來這種惡劣的氣質確已減輕了許多，但是祇因爲已到了『比較自由』的地位，有許多漫畫作家已於不知不覺間走入了岐途。

因此我希冀每一個漫畫作家都急速醒悟起來，負起改造社會的重大使命向社會深處走去。

以上的一些話在『自由』慣了的漫畫作家看來，也許要覺得肉麻同有鄙棄的心情發生，但是我再說一句：『我始終以熱誠寫這篇東西，就是給人『指摘』給人『辱罵』給人『鄙棄』我也問心無愧。』同時，指摘更爲我所歡迎，



大地的徬徨，和平？戰爭？

萬籟鳴 雕
萬滌寰 攝



光榮與麵包

「主呀！我們沒有了兒子，丈夫，老于了喲！」
「是呀，他光榮的到了天堂了」。「可是……我們的麵包呢？」「？」

特偉作

我幸兒沒有作部長

荊有麟

友人華特，發表爲循環部部長，已經整整三天了。論交情，早就應該去道賀，只因自己沒有汽車，生恐被號房擋了架，鬧得沒趣味，便一直拖延着。不料今天早晨，華却來電話，要我去幫他一點忙，這樣，倒不怕沒汽車了。我大搖大擺，走進華公館。奇怪的事兒，却使我吃驚。

華公館號房，擠滿了客人，客廳不必說，更是水洩不通，我在雜亂中，想着我自已是被請的來客，老實不客氣，親自走進院子後面去。而且一直衝進華部長的房間，華部長正在吃早點，一見我，就站起來說：——

「啊呀，你怎麼好久不來了呢？坐坐坐，現在是要請你幫忙了。」

華部長說着，送過捲煙，並喊用人，代我也預備一份點心，我只得將我這幾天要來而不敢來的心思，對他表白出，他却大笑了。

「你眞是，在這時候你不來幫忙，什麼時你才幫忙呢？」

我曉得他有點誤會我的意思，趕快再辯明。

「你別要口口聲聲幫忙不幫忙，你現在有什麼事給我作？你還沒有就職哩。」

「就了職，倒好辦了。根本部裏有職員，現在，約集將來進部的友人，還沒有來，部裏的舊人又不便於要人家來公館裏幫忙。前院那麼多的客人，你是看見的，你瞧，桌上還有這樣多的函電，教我怎麼辦呢？昨天晚上我整整看了一夜，還不到一半。」

我說着，指給我桌上那如山積的函件，我細看他的臉，的確黃了些，眼睛而且還帶點紅，要不是一顆愉快的心提吸着他的精神，恐怕他要病倒了吧？我想。

但是，他究竟作了部長——作了爲千千萬萬人所想不到手的特任官。月俸八百元，辦公費一千元，還有公家代備置的汽車及僕人，如果要是老槍的話，還有許多不正當的款項及權利，爲他所運用。所以我的朋友雖然感覺到煩惱，而高興的成分究竟多。在用畢早點後，便拍着我的肩膀說：——

「老兄，要偏勞你了。你代我去會客，我來看信件，咱們倆分工合作，目的可是全爲我。怎麼樣？不反對吧？」

爲了分朋友的勞，反對自然用不着。而況我現在正在失業中，這一來，飯碗是不找自到了。起碼還不給我個簡任或薦任的祕書麼？看在金錢面上，我也得代朋友去會客，於是我走進會客室——以主人翁的資格。

病榻上的要挾　許炎作

來客本來都在亂轟轟，相互述說着各人與部長的關係同淵源，好像太陽將落時森林中的烏鴉一般，嘰哩哇啦，吵的滿屋子都是聲音。我一進門，立刻引起了注意，大家啞雀無聲了。我看見座位不够坐，也不好意思坐下去。就站在桌子邊，那裏名片已有四五十。我按着名片的次序，叫起王子車先生來，立刻站到我旁邊的，是一個圓臉，有八字鬍鬚五十多歲的老頭兒。臉是土黃色，鼻頭尖而紅，濃厚的眉毛，顯出他的凶惡，但嘴邊却老掛着笑容，他給我行了一個居有一百度以上的鞠躬禮，我還沒有開口，他就滔滔了。然而，他却不認識部長，當然更不認識我。他說：——

「小的就是王子車，前十年部長在廣東建設廳時，曾經見過幾次面，本想早過來給部長請安，只是……哈哈，俗忙得很。今天特來，給部長賀喜，」說着又是一個一百度以上的鞠躬，馬上接續着：「想請求部長格外栽培，部長只要肯賞一碗飯吃，卽死也願效犬馬之勞的。」

這裏，他的話停頓了一下，我本想告訴他，我是代表部長會客的，但看着這種人，已經有點生氣了，便要他把他的住址寫在名片上，以後再設法。他寫了地址，很滿意的走出去了，一百度以上的鞠躬，又是兩個半。因爲那半個，我已招呼旁人了，並未曾看見。

第二個名片，是李省三，這完全是商人模樣，臉瘦得同猴兒差不多，穿的黑花絲葛夾袍，青緞瓜皮小帽，眼睛不能說大，但瞪起來很圓，講話時，又閉成一條綫了。我曉得這種人難共事，預備等他提出要求時，索興碰了他，不料他從身上又掏出一封信，是部長一個親戚介紹的，說他開着南京聞名的南紙店，希望循環部的生意，以後全照顧他。我想，這是庶務的事情，那裏要得着部長來過問，便告訴他。等將來向庶務科再接洽，他說了聲：「謝謝您老」走掉了。

第三個名片是林芬芳，名字好像是女的，人也實在是女的。高跟鞋，紅旗袍，捲紋髮，眉毛是黑的，嘴唇是紅的，牙齒是白的，就是有一樣，面孔塗着臘黃，使人有看神廟裏的木偶感覺。她看我眼睛不動地注視她，以爲定有幾分喜愛，便將屁股扭了幾扭，低低地說：——

「家父要我來見見部長，一則代表家父爲部長賀喜，一則請求部長栽培，我是女子大學文科畢業」

說話帶出履歷，倒省得旁人細問，可是她之念履歷把我聽，大有表示她了不得之意，我心裏可祗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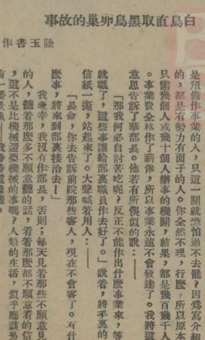
左握手與右握手？　許炎作

着：她是一個頂到家的花瓶，她既與部長有世交，那只能等待部長決定了。便要她將地址留下，靜候回信，她將頭一點，說了聲「謝謝」…咯噔咯噔出去了。我望了一下她豔紅色的背影。

第四個名片是一位晉吉先生，片子左角，有這樣一道官銜：法國巴黎大學經濟學博士，前外交部參事上行走。國立太陽大學教授。乖乖，不得了，越來越有勁了。說不定還有前清宰相或民國總統來求事呢，那我倒眞夠見識的了。這位晉博士從腰裏掏出一封某軍長的介紹信，並有從報紙上剪下來的不到一萬字的論文一篇，題目是：狗性之研究及其在經濟學上的價值。據說，這是他畢業時的博士論文。我想：法國眞是風流國家，連研究狗性的都能弄一個博士，可惜的是循環部內沒有狗性科，對於這位專家，不見得安插，雖然他對我講了足有二十分鐘的治國計劃，我也只能請他暫時回去，等候有機會時再通知他。他整了整西裝領帶，將呢帽向那光可鑑人的黑頭髮上一套，轉身向外面去了。我只得再叫第五位。

這位是任可天。頭髮亂蓬的像被大風吹掉的鳥巢，身上的藍布大褂，好像七八十年沒洗過，黑油鐘點，竟似亞美綢廠的圖案畫，我曉得這是藝術家來了，先放下笑臉，他大模大樣說：——

「我們正在籌備一個全國文藝同盟會，預備出版一種定期刊物，部長向來是熱心文化的。所以要請求部長代我們捐



白鳥直取黑鳥卵巢的故事

陸玉書作

助一點基金，三百元五百元，千兒八百元隨部長意。」

我聽到這裏幾乎笑起來，本想奚落他幾句。但看着我面前那麼多的客人，實在無時間再同他講廢話，便告訴他，要他寫封正式呈文到部裏請求。私人方面是無力作這種雅事的

第六位，又是個老頭子，鬚眉皆白，嘴裏牙齒大約缺幾枚，講話有點透空氣，頭上禿的像作過十世的和尙，連一根毛也沒有。他睜着可憐的眼，放縱着臉上的縐紋，慢吞吞地先背誦他的歷史，再及於他的能力，中間忽然一轉，大恭維部長。結論是要我轉達部長，替他設設法，因爲他已失業七八年了，全家人完全靠典當借債過生活。這位行將就木的老人，竟然是個認識部長的人，憑這一點，我就當替他設設法。於是喊用人向部長要了十元錢，權作周濟，並允許他以後定設法，他老淚縱橫的再三的道謝着出去了。

這一來，却壞了，有一位不待我叫，就走到我面前，要我立刻應許他給他發表事情，我說這事待商酌，須請示過部長才能有答復。他立刻掏出名片，要我馬上拿進去讓部長下條子，我說這事也辦不到，因爲部長根本還沒有就職視事，公館裏怎能隨便下手諭呢。他說：——

「那麼，請借給我二三十元，我實在窮極了。」

我想：這是剛才那十元錢惹出來的禍，世界上竟有這樣青年來要挾，該理也不理他了。我拿起名片，叫了一位趙三元先生。

這是一位新聞記者，名片上已有確鑿證據，他也是認識部長的，口口聲聲要我去轉達。請部長無論如何忙，給他寫幾個字，以便製版發表，我只得親自跑到後院見部長。

到後面一看，時間已經十二點。但華部長桌子上函件，更加增高了。他一方面看，一方面搖頭。看見我來了，以爲前院客已會完，要我幫他再看信。我問他看過多少了，他說，看了九十七封，有二十幾封，必須要答復。剛才號房又送進二百多封。這樣下去，即使不吃飯，不睡覺，一天專看信，時間也不夠，不必說作事了，他很想，在未就職前就辭了職，省得吃苦又得罪人。

這卻使我想起，中國只能產生些升官發財的政治家。要是預備作事業的人，只這一關就恐怕過不去罷？因爲寫介紹的，都是有勢力有面子的人。你全然不理，行麼？所以原本只需幾個人或幾十個人辦事的機關，結果，都是幾百幾千人。事業費全移作了薪俸，所以事業永遠不會發達了。我將這意思告訴了華部長。他若有所悟似的說：——

「那我何必自討苦吃呢？反正不能作出什麼事業來，等就職了，這些事讓給部裏職員作去好了。」說着，將手裏的信紙一撕，站起來了。大聲喊着用人：——

「長命，你去告訴前院那些客人，現在不會客了。有什麼事，將來到部裏接洽去！」

我慶幸，我沒有作部長，否則；每天見着那些不願意見的人，聽着那麼多不願意聽的話，看着那麼都不願意看的信，這不是比機械還要機械的事嗎？人類的生活，似乎應該另有一番景象——我時時這樣想。

快刀斲薄紙

許炎作

實施制裁



割下你的手臂，換取一隻大腿。

陳涓隱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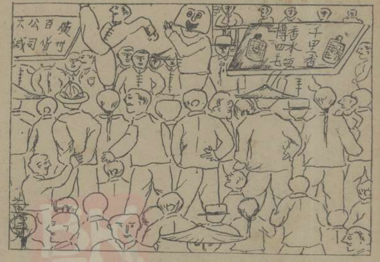
世界武力比賽的號令巳準備好了！　　張樂平作

廣州市國慶日狂歡特寫

漫畫通訊　寄廖冰兄

廣州市雙十節，舉行狂歡大會之形形色色

黃隱才速寫（十四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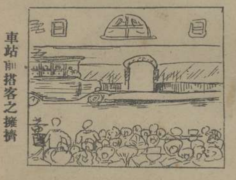
觀熱鬧的人



童軍維持秩序

凡做什麼事，總要有一個堂皇的理由。理由後面究竟怎樣的拆爛污，這卻是題外的事。在去年，靜悄悄地過去了雙十節，其理由是「國難當中無國慶」，固然是合理的。而廣州這次「擴大慶祝」，「舉行狂歡」卻說是「値國慶以喚起民心」，以及「繁榮商場」，誰又敢說不應該呢。于是以二十萬之巨款，作空前的創舉，特名之爲「狂歡節」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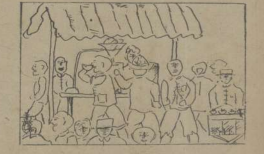
農村破產，廣東自然也不能例外。但幷不是一破便破到底。一部分自來富庶的鄉鎭，皮肉雖有破損，骨架尚未腐爛。鄉下老爺素是仰慕「大城」風光的，況値昇平盛世，博得騰歡之際，花幾塊老錢來湊湊熱鬧，順便探望大城的親友，又何樂而不爲？可是蒙光臨的親友，自然要例外的支出好一筆應酬費用——每餐多幾副碗筷，加幾碟小菜，租一部汽車帶他們去領略領略大城的文明——是不能免的事。所以在嘉賓



游藝之一部

車站前搭客之擁擠





小販忙不了，利市三倍

所謂會景，盡是廣告牌子

藹堂的時候也無怪做主人的要變形于色了。「(註)廣東人稱廣州做大城。」

廣東是古味最濃的地方。國慶自然也不忘復古。是以一班識時務的俊傑高唱着「復興詩歌」。在狂歡節※設詩壇以供「騷人墨客」吟周南召南之章，「吟詩救國」未始不是一件「可供折賞」的事。

廣東商人是挺聰明的，有機可投，無有不盡力利用。這次空前的會景巡行，當然是不可失的時機。所以巡行隊伍中有百分之八十是廣告。假如有人問任一個商人究竟國慶巡行是什麼一會事？他大概會這樣答你：「大約和國貨巡行差不多吧！」

如果眞的是「一塊錢救一條人命」的話，那麼二十萬塊便可做無限的功德。而在這兒的支出——其他的且不算；單舉這十來個牌樓；三條金龍沙龍；燒二三百大炮仗；糊幾十個大魚燈，其數目便足以驚人了。

在此盛舉當中，最低限度也多了一羣鄉下來看熱鬧的人的消費，所以市面上頓呈可觀的現象，購買力驟然增強。商業中人莫不欣然于色。但可否從此把垂死的市況繁榮呢？——天曉得！

双十牌補腎丸
双十牌牙膏
双十牌葉丸
双十香水
双十牌戒煙水
白濁水

12000元強
20000塊以上
3000元強
2000元以上

狂歡節的費用一覽



(右)領略大城的鄉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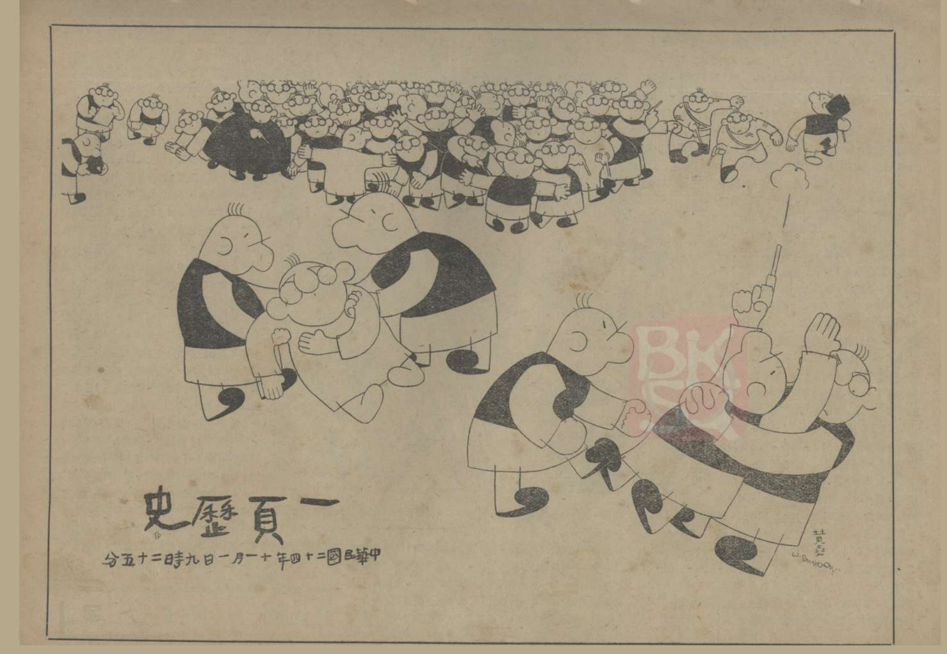
(上)主人之變形於色

狂歡節特設之詩壇



世界太平 地球先生說：晚安！

華君武作


一頁歷史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一日九時二十五分
黃堯

閒人閒話

王夢蘭

（三）鬼話連篇然而也是新聞

話說陽間的新聞紙的確嚕唕——可讀，聰明人讀之等於猜字謎，大傻瓜看後眼簾前會憑空加上一付牛眼罩，於是從陰朝地府所發來的消息反轉人人愛讀，各種通信社也因此應時而生，此亦我國新聞界最大之進步也。

在這個年頭，眞是無巧不成事。戈公振在蘇俄喫了幾年的『黑麵包』，對於身體康健從未發生絲毫問題，待到他一回父母之邦，僅僅喫了幾天香噴噴的江南黃米飯。便一命嗚呼尙饗。正是『日甫一週，人却千古！』幸好公振一下望鄉臺，就看見鬼門關口，有無數的白布旗牖臨風招展，上面盡寫着：『迎歡筆掃千鈞的無冕皇帝戈公公振來朝』等字樣。陰間聞人，除史量才因染糖尿病在幽鐵醫院療養，特派邵國雄代表外，皆到陰陽河畔迎迓，到關鬼衆並大呼口號以示革命。

當日戈公便下榻慈航大飯店，除了幾個寃鬼外勤記者來謁見他，並請他發表『對陰觀察的感想』外，餘無可紀。次日驅車往謁前申報總理量才公。彼此略作寒暄後，即出示陽間立報首先登載的章太炎所作的史量才墓誌銘一文，史公覩之稱善，並莞爾一笑曰：『這種文章纔能改造中國的不頁社會，纔能救危亡的中國和完成中國的革命。阿彌陀佛！』復次又往轉輪 Apar ment House 拜望老友邵飄萍和黃文農，並贈從蘇俄攜來的『報道文學』及『靈魚漫畫』各一册。文農說：『我在陰國每日除課讀小犬四書五經外，常以「蟲報」記者的名義到十九層阿鼻地獄去和陳獨秀君的兩個公子及彭湃等研究馬克斯主義，他們都勸我做左翼的漫畫家，可惜我對於科學的唯物論素無根底，所以現刻在陰國各刊物所發表的漫畫，他們都說：「無意識形態的認識。」蒙君不棄，賜我「靈魚漫畫」，有暇當剽竊數幅，投登各報，俾能博得正派革命漫畫家的頭銜。』接着飄萍又說：『陰間的新聞記者，都是些油嘴狗，不學無術的低能兒，這般東西還曉得什麼叫社會福利，言論自由、天天祇曉得在報上說「陰國現在處於特殊的外交關係的地位，」至於眞實的情報連半吞半吐的屁都不敢放一個，在這枉死城中，還談得到什麼新聞事業，報道文學這種文化建設的工作與工具。老兄新由蘇俄來此，發表言論務必愼重，不然這般十殿閻羅王的孝順走狗，就要說你是在作有計劃的宣傳，剝奪你的言論自由，加上一頂鮮紅的土耳其帽子，使你永無超生的機會。』

自從老戈被澆兩盆冷水而悶悶不樂地在慈航裏住的三天以後，文農又去答拜，並且宣言要爲老戈舉行一盛大的歡迎會，那曉得老戈硬不承認，支持到底地說：『當此陰朝地府內有水患，外有強敵，不必無聊了，找幾個老朋友聚聚談談足矣，千萬不必鋪張。文農，你眞和我冤魂不散。』這樣說來死人也知亡國恨，何况你我是活人。

歡迎戈公振的茶舞會是在張孝若公子的『消魂別墅』裏舉行的，國家棟梁如曹錕，李彥青，張宗昌，黎元洪，豬獵阿美，胡立夫，鄧演達，社會柱石如史公量才，林白水，邵飄萍，聶耳，艾霞，鄙人的令岳大人阮玲玉，沈泊塵，外賓則有拿破崙，克利奧坡凸挪，韋禮敦等三千七百五十九人參加，眞可謂盛極一時。新舊聯歡，的確難得碰頭。絲竹管絃，號角鑼鼓交響起來，不亦樂乎。正當此時謝福生領着胡公立夫和豬獵君阿美，走上來介紹給老戈。這兩條好漢——一個已當選了總商會會長，一個已榮任了剿匪司令——同聲說道：『我們兩人之有今日，全靠在我們長辭人間而來鬼國的時候，貴報一再爲我們登載『特寫』，以廣宣傳，實不深感謝之至。』老戈猛回頭說道：『小東洋，你又來和我搗亂嗎？』緣來黃文農手攜手地伴着一位笑眼迎人的時髦姑娘立在後面。『老戈，我要和你談一件規規矩矩的事情。這位是我們的艾霞女史，她非常仰慕你的文才，尤其想和你談一談鬼生中最要緊的一回事。好生你在陽世上受過女人的欺騙，她在人間也受過男子的玩弄 你們大可一傾衷腸，調和一下！』文農搖頭擺尾地說畢一溜煙地便跑了，當然小東洋的話語中含得有刀魚頭。

黃文農畢究有月下老人的天才與技巧，因爲一週間以後，陰國各大報及小型報無不登載與下列相類似的新聞：

此間賽好爾塢影片公司演員艾霞，與其摯友新聞界聞人戈公振，已訂於本月十三日在此間舉行結婚典禮，戈艾二人，現正忙於佈置新居，聘請證婚人，將來女嬪相預定二人，大約由艾小姐請其好友阮玲玉陸麗霞二小姐擔任，惟因戈艾二人，平日交遊甚廣，預料佳期之日，高鬼滿座，當在數萬人以上，是以喜筵將分設於慈航，大陰，神曲，玉歷四大飯店，以免擁擠，或招待不周之虞，婚後或將呈請各殿閻王賜以還魂湯，俾能往陽間的摩天城度蜜月云。

都市人吃蟹，災區蟹吃人。

丁深作

英國不管閣大臣艾登說：「意阿爭端，未可與中日爭端相提並論，緣國聯會並未指定日本爲侵略國也，當時中國未申請援引盟約第十六條以制日本，又當時有二大國焉，同在太平洋上居重要地位，然皆非國聯會員國，一卽美國，原非會員國，一卽蘇聯，其時尙未加入，似此情形，雖欲對日本採取集體行動而不可得也。」

■ 倫敦中國協會會長王景春博士，致函泰晤士報，駁斥艾登所稱中日爭端不比意阿爭端，王博士問：『滿洲與上海所發生之事，是否爲戰爭行爲？日本如不因被認爲侵略國，則何爲而退出國聯？』

孩子們是不知饑飽的　蔡振華作

■ 時事新報評：『倫敦，巴黎，羅馬三方面和議之聲，與東非南北兩路砲火聲遙相應和，』此旬日來的時事，便是這麼過去。

■ 意國對制裁之抵抗辦法有公共汽車改用炭酸瓦斯燃料，禁止出售肉類，限制報紙雜誌之紙張篇幅。

■ 曾仲鳴追述汪院長遇刺時與汪夫人談話謂：『當時汪先生中鎗後，汪夫人由中央黨部樓上聞聲回身趕下，見其時汪先生滿面鮮血，仰臥地上，夫人伏其身傍，以手扶其中彈之首，卽謂夫人曰：『我身中五彈，想必死，爲革命黨結果如此，毫無遺憾。』又云：『我與君三十餘年，同志趣，其患難，亦無遺憾，我無遺囑。』汪夫人答云：『是，是，人必有一死，吾等革命，卽或不幸，我仍必繼續努力，兒女教養事，我完全負責，君可放心，但君今已受重傷，不宜多說話，當速赴醫院救治，能不死，固尙可努力，卽死在我等革命者，亦不過如此而已』云。按曾先生所述如果屬實的話，則汪先生對夫人的話確實很眞切，但夫人的話未免過于爲理智所衝動，以致有點答非所問了。

■ 汪院長遇刺後，又有張靜江在湯山翻車受傷送醫院醫治，連日蔣委員長及各中委慰問忙。

■ 馮玉祥入京，依然布衣短褂，不改當年豐度，自經汪院長被刺後中央爲使警 易於識別起見，規定中委除戎裝外，其他均一律藍袍馬掛，以示區別，而齊禮制，因此中委李烈鈞程潛等向馮氏勸告改裝，並連夜飭工代製藍袍馬掛各一爲贈。

募捐



胡華榮作

■ 香河事件之變民所發傳單，怪妄不知所云，其傳單中之妙文曰：「土地私有，就是民有，土地公有，就是官有，民有若不私有，官有也不公有，就是官民共有。土地共有，就歸官民共管，共管力量平均，官民都不自由，土地官有，就是官管，要多納稅就得 納稅，還是官自由，民不自由。土地民有，有多稅未必納多稅，還是民自由官不自由，明白這理由，再說抵制的方法，第一要和平，和是大和官的心理，平是平小民的憤氣，不大和官的心理，官必說抵制土地公有，就不是順民，不平小民的怨氣，民必說提倡土地公有，必不是好官，今要官是好官，民是好民，必須和平奮門。和平奮門，必須提中山，若不提中山，山西方面，提倡土地公有，山東方面未免提倡土地私有，山南方面，提倡同文同種，山北方面，未免提倡共存共榮。」

■ 日本者，東亞舞台之導演也。（大公報社評）

■ 立報謝六逸悼戈公振文有：『中國的新聞界沒有誰肯讓他發展所長，甚至於有人說新聞學是不值得稱做學問的，現在他死了，雖然假裝流淚，又有何補益呢？』

■ 張季若被殺，戈公振死，顧竹軒徒刑十五年，稱爲「江北倒霉年」。（南京朝報）

■ 豫省府禁止學生乘坐人力車。

■ 福州氣候，秋來奇暖，豹頭山桃花盛開。

也是流線型　丁深作

禽・獸・與爬蟲之宛

張英超作

消滅了的笨大爬蟲

雷龍

在古代「碩大無朋」的雷龍 Dinosauria 的確威赫過一時的動物界之權威，這大爬蟲有很小的頭，很長的頸，很高大的身體，很細長的尾巴，牠喜歡住在天氣炎熱而有水的地方，上陸時可以用四肢行走，就牠的偉大龐巨的身體來說，似乎很可怕，而可以藐視一切，實際上牠却是動作很笨拙，而個性很懦怯，僅有幌子的傢伙，可是幸運的唯在渾噩的期間裏也曾繁盛過一世，終乎爲了世界環境的推進，什麼都變了，雷龍雖自持其龐大，終於沒有方法去應付環境，而以至於消滅，所以自信龐大不跟時代向前就像雷龍那麼的笨爬蟲終歸於消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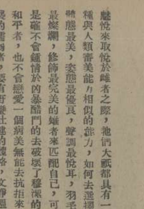
沒有正確理智控制的布瑪

布瑪 Puma 就是我們所習知的南美獅，在過去的傳記者的筆下客是一頭膽大無畏的動物，在許多的博物學書籍裏牠却又是一頭永遠最膽怯的大食肉獸，且不去管這些物語，事實告訴我們布瑪從來不攻擊人，從來不傷害大人或孩提，卽使發現牠們在睡覺甚至就是人去打牠，也不加抵抗，也許布瑪是深知對萬物之靈的人加以禮讓的仁者，也爲這懦弱點布瑪時常會給聰明的人所獵殺，但在另一方面布瑪却是一個勇敢的征略的獵者，牠并且偏喜歡獵那些大的禽獸，不時在原野搏殺野豬，貓，駝鳥，壯鹿，虎，及無峯駝 Huanac）等一切有力，兇惡或喜跑猛力的動物，那樣說來，布瑪並不是一輩子馴善，正是一頭膽大無威而缺少正確的理智去控制來應付襲來而時常負傷亡。

新英雄主義之高唱與唄頌

達爾文說：鳥類到了春情發動期，雄的爲情慾的衝動的驅使，想各種方法，像把體態，姿勢，聲調，毛羽等等修飾得很優美與媚悅來取悅於雌者之際，牠們大祗都具有一種與人類審美能力相似的能力，如何去選擇體態最美，姿態最優良，聲調最悅耳，羽毛最燦爛，修飾最完美的雄者來匹配自已，可是確不會鍾情於凶暴酷鬥的去破壞了穆潔的和平者，也不會戀愛一個病美無能去抗拒來襲的懦弱者，要有野蠻壯健的體格，文靜遍密的蠶腦，不屈不撓的毅力，百折不回的精神，正似我們所謳歌的新英雄主義一般。





象鼻普遍化

美國的 General Fries 將軍說：美利堅合衆國每天可造四十八噸的路易士氣Lewis Gas（美國路易士 Lewis 所發明的一種，極毒的毒瓦斯）不消說得整個的世界在拚命製造拚一個你死我活的殺人利器，三六年的多月的十月以後，恐怕這一角圓圓的地球隨時有毀滅的可能，近代人敏銳腦膜，也該起一些作用，於是防空演者，防毒所建築等不一而作，假如你是一個時代的尖端人，那麼你便該隨時隨地蒙上防面罩、以便留此身保國，那一來却喜煞了我們的象哥兒，你瞧世界上都不是變了長鼻子的太太與先生：像走進了象宛，象鼻子的普遍流行化，啊！呵！



報復主義

余从予

我最初知道的是變戲法的。一個大人帶一個小孩，挑一擔簡陋的導具，鑼聲響處，觀衆圍攏來，于是要幾套千篇一列的玩意，接着就叫小孩練出希奇古怪的本事，于是向觀衆討錢，于是收盤。這變戲法的大概是三四十歲，身壯面紅，而孩子終不過十來歲，而且瘦得可憐得很，所練的本事都是非常吃力的，譬如兩隻手握一根棍子，在身前被那變戲法的人從頭上拉到身後去等等，演時孩子自然不免苦痛，但是變戲法的答應他事後買二隻肉包子吃，而這種驚人的玩意自然會博得觀衆許多的金錢的。



這似乎是把孩子當作了導具之一，或者是當作猴子戲裏的猴子，當作熊戲裏的熊似的了。據知道的人說，這種孩子都不是自已生的，騙來或者是拐來的，拐來了以後，第一就是鞭打他，使他服從，第二服從了就叫他吃苦，第三是後來稍微給他一點好處，于是就傳給他衣缽。于是這孩子長大了，也就騙拐人家的孩子來做同一套的把戲。

這是一種報復。

其次，我知道世間還有一種人，她是體肥身健的妓女，買來了十來個少女以作資本，鞭撻虐待，叫她們打扮起來，夜夜招男子來玩，賺來的錢，由她揮霍，喝酒抽烟打牌……這些少女大概有兩種出路，第一是做人家姨太太，做姨太太只要老爺得寵，于是也是作威作福，謀害大太太有之，虐待小少爺的有之，在佣僕面前擺臭架子，再不然則買幾個小丫頭來，高跟鞋跌，煤爐鉗子打，無所不至。第二是自已老了，再來販買少女，完全照身受的施于人，甚或過之，于是一代一代的下去。

這是屬于女性的，也並不比男子溫柔，同樣是一種報復。

自然這些都是所謂「下流」的，那能代表禮義之邦之中國。

但是大家庭裏面虐待兒媳婦的慘劇，也是一樣的。做婆婆的挑媳婦的錯處，冷嘲的有，熱罵的有；打的有，餓的有；爲老爺的好嫖，罵媳婦早睡晚起的有；爲賭博的輸錢，罵媳婦勤吃懶做的有；爲兒子的傷風，說媳婦的黑良心的有；但是老的死了，年青的老了，當初做兒媳婦的現在怎麼樣做婆婆呢？這她在身受虐待的時候已傳得了婆婆的衣鉢，于是就以同一個

虎邱山麥柴扇

一種少女的嬌聲，『先生買幾把麥柴扇吧？』她不斷地每天把麥柴扇去兜攬慕名而來的遊客。在熱烘烘的天氣，喘急的片刻，當然很樂意地接受你的美意，可是一會兒已是已涼天氣，熱度漸退，回想當時的情境，分明已成秋扇之捐了！

陳涓隱作

舉頭覩日蝕，低頭悲戚戚。

周諭作

公式對她的兒媳婦，這樣是一代一代的相傳……

這也是一種報復。

這是舊式的，沒有智識。不錯，但是新的，有智識的又怎麽樣呢？學校老學生一代代欺侮新學生，機關裏上司架擺子，下屬升上司也是擺架子。都是同樣的公式。

其他，軍官之對小兵，小兵之欺侮良民，警察之對于洋車夫，電車賣票員之對于鄉下人……都也是同樣的公式，雖然這與上面不同的是不見得一定會易地而處。

其他，過去張獻忠之殺人，以及歷來敗兵之掠城，官僚之刮銀，諸如此類都是向下與向裏的報復。

這難道也是中國的國民性嗎？

但是歷史上不也有越王勾踐之臥薪嘗膽一類的故事？而中國許多傳說裏也多有以眼還眼以牙報牙的刀來鎗去之精神，小說中那些從師十年千里尋仇也止少是不屬這于這個向下與向裏之公式的。但是現在都尋不到了。除了「愚民」們偶而于絕境時做了一些「狗急跳牆」的「蠢事」。

那麽何由而致現在這樣的境地呢？我想不出這理由，或者是太文明的緣故吧。

三千年的文明真是把國弄得「古」了，而所謂越王勾踐之流，恐怕還是武夫粗坯之故，傳說上的潛心復仇之好漢，不都是粗坯嗎？

可是現在，中國之粗坯，即如變戲法的之流也都文明了。——于是成了文明的報復主義。

要認識另一種報復主義，似乎該看看比我們野蠻的國家的。最近的阿比西尼亞就是好把戲。

但是這「野蠻」到反是侵略他們的意大利加在他們的身上，這可叫我們吃了一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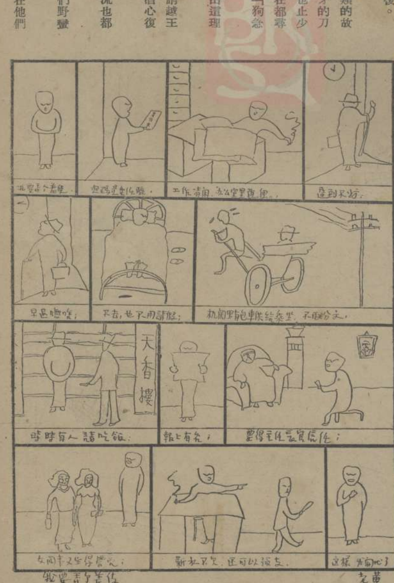
不經細想起來，也無所爲，法國大革命，當時是「野蠻」，俄國不用說，早就「野蠻」過的了。

所以所謂「野蠻」也者，也許就指赤手空拳的打手，而飛機大炮就可以說是文明的。

阿比西尼亞的國王說：「寧做一日獅，悞爲十年羊。」其聲固壯，但即使是獅，野蠻還是實在的；至于羊則已變爲家畜，家畜自然不叫牠野蠻了。但殺家畜的人則更文明是無疑的，所以意軍有歌教給下兵：「割下阿王的鬍子，來做一把刷子，用牠來刷意相的靴子。」這似乎是以文明人自居，把人家當作野獸了。——其實文明與野蠻的分別是有的，但祇在「割」「做」「刷」一類的科學陰謀而已。

可是這位文明人同中國的文明又有點不同，中國的文明，雖早已到了不再將「獅子」來自傲，也不再將「羊」來自弱；他是會用別人的刀子來刮自己鬍子來做刷子的民族；一方面已是知道科學的手續，另一方面則把自己當作家畜來受這科學的洗禮的。

所以雖是報復主義也還是二種，一種叫作文明，一種叫作野蠻，前者叫做科學，後者叫做原始的。



流浪兒童生活之素描

也是天之驕子，也是黃炎子孫

陸志庠作

今年是兒童年，又巧逢萬人空巷的全國運動會，一切都好，你要問好在那裏？自然他有牠的好處。我現在所描繪的不是帶了奶罩的美人魚那樣動人的姿態，而是街頭巷尾的中國未來主人翁的生活素描。不提中國的兒童則已，一提到中國的兒童就不能不令人氣餒，齒冷。看看各國的兒童是受着怎樣的培養而成將來國家的主人翁。中國能否有這個企望，則很成問題，做兒童的比大人更難，中國的歷史越攸久，兒童的責任越煩越重。這事情必須要反省一下，努力一番，不然我們還是讓他們永遠在街頭巷尾，自已去教養自已吧！



蘇州河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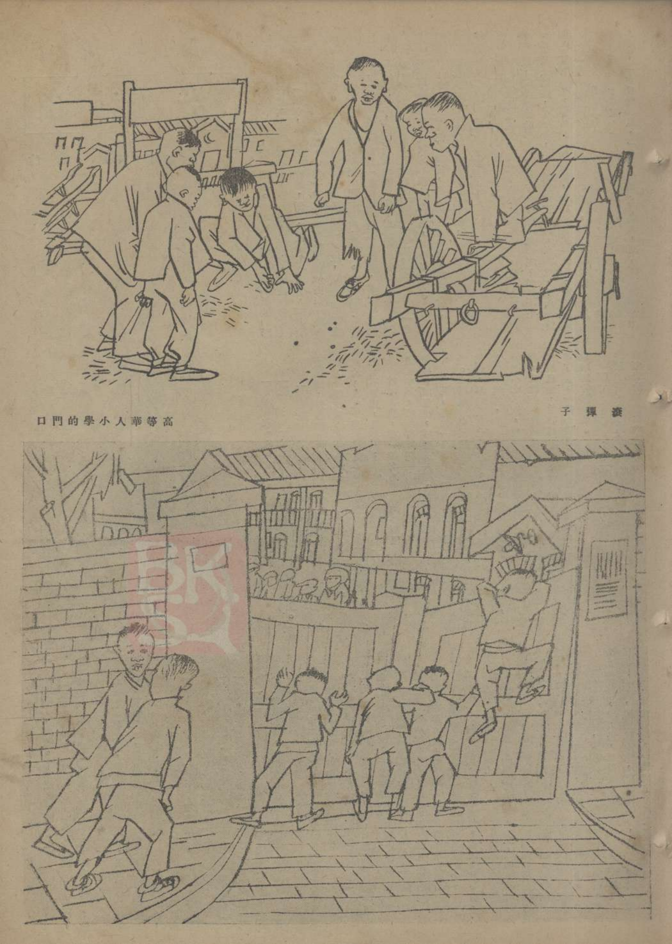


抽陀羅

連環圖畫小書攤



小吃擔的周圍



滚彈子

高等華人小學的門口

夜航船

沈淪
張樂平插圖



十五的月亮，盆一樣圓。湖心里，一條船和一根縴的影子倒挂着水中蕩漾個不住，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移向前去；像一條牛，牛角上束着繩，牽牛的孩子老遠走了，拽着繩

伙計們背着縴，三個一排兒，幾條粗胳膊油亮亮地耀在月色里。跪了背，縴板壓上肩，用力向前拉，繩子跟肩頭邊的皮膚胳臏擦格架的聲響，迎着微微的南風。三條碩大的影子，一顆大月亮，繪成一幅粗線條的黑白圖畫，那麼雄壯地

是秋天，秋天的蟲聲關不住，到處有唧唧啾啾的聲音，跟款乃的櫓聲，伙計們的「杭育」「咿唉」聲唱和着，一直飄進船艙，讓旅人們的心飄得更遼遠，更恍惚一點。

艙里，客人們有睡的，有醒着嗑瓜子的，抽香烟的，全船客人雖只八九位，女客却佔了五個，而且全醒着。

「婆婆，我們幾時到埠呐？」

「明天早晨，大約能夠進城了。你耐性點！」

說話的是婆媳兩口兒，婆婆年歲不小了，臉子上满是皺紋，跟旱年頭的田地乾的裂了縫一樣。媳婦呢？到是十七八的大姑娘，瓜子臉，一雙眼睛水汪汪的。布衣兒，却也光鮮潔淨。艙里每客佔一個鋪位，那麼狹狹的一條兒。婆媳倆合一鋪，怕是爲了省錢。婆婆老年人，那張扁嘴老是不肯歇，嘮嘮叨叨跟媳婦膩着，黃昏時候開船，路行了十多里，她就嘮叨了十多里，一逕沒停嘴。媳婦傍着她聽，一會兒點點頭，一會兒嘆口氣，一會兒又埋下淚眼去，把衣角兒撥弄着。

「您得知道，吃人家飯，不容易呐！」

「嗯……」媳婦點頭，一顆明亮的淚珠跌在膝蓋上。

「該原諒阿根，鬧荒，田荒，糴米吃的年成，人口多，食糧重，您能夠出門賺錢，又吃了人家的，……」婆婆咳一陣，一雙乾癟的手捧着心，說：「……吃了人家的，用了人家的，我也情願進城幫人家，可惜筋骨由不得我作主，人老珠黃不值錢，眞是……咯……咯……咯……」

婆婆有病，有一條吃人家飯的心而沒有吃人家飯的力，這苦年頭，吃自家飯那里吃的飽？阿根年青人，捨不得年青媳婦到城里走，城里歹人多，媳婦兒難保不受欺。年頭好，他有力氣，憑他一身蠻牛一樣的力氣養活一家老小却是可能的。他跟媳婦兒沒錢成雙作對拜天地，躲在家里頭常看看也快活，早晚是自已的女人。碰到近來這幾個年頭，化力氣的事情不值錢，爭不下這一口氣，眼見得鬧不好，田不好，一家老小吃不飽，能得媳婦兒高興出門去掙錢。家里少一口子糧，他就管不得城里頭歹人多，管不得自已的親事。他放她望城里走，當婆媳倆黃昏落船的時候，阿根站在埠頭上暗暗掉了淚，一顆心酸的眼里不斷淌出水來，一面儘望着船窗邊的兩個背影嘆氣。

「媽！……媽！……」船起了錨，船梢上打着小鑼的老伙計歇了手，伙計們打算吸完手里一根烟開船的當兒，阿根掙出啞着的聲音來喚着。

「開船了，阿根。您怎麼還不回去？」

「媽，你仔細她夜里受了寒，你當心她到城里走馬路，你得伴她做幾天，讓她做熟了你回來；媽，你……你……你得給她找一家好人家咳！……你……咳！」

「嗳！我早說過，這些事不用您操心，娘自會給您媳婦兒想法，您得放心，娘是自家人，畢竟會欺了您媳婦兒麼？爲了她年青，不解事，城里人家難得走，所以娘陪她同去，找一家稱心人家才給她去做，不然，做婆的也捨不得她吃苦。阿根，您二十多歲的人了，不是孩子，您回去，回去早早睡，明兒，田裏頭不是要戽水麼？」

「找不到好人家，媽，你當苦陪她同來，餓死也得！」

「又說呆話：」媽從窗裏伸出一張手來，老遠向阿根指點着說：「城里比不得鄉下，全是好人家，肯出三塊五塊一月工錢的多得數不清，還會找不到麼？阿根，你回去，船快開了！」

但是阿根並不返身走，望着她們呆看，靜了一會，媽又催他回去，船梢上的伙計們在扯櫓扳梢了。

「回去吧，回去吧，阿根，咳，你是孩子，……」

「媽！你別忘記凌家的二十塊錢，你該在初十以前想法帶回來，……媽……你……一定要當心她呐！」

「知道，知道，我早知道，回去，回去吧！」

船開了，緩緩搖出港去，搖過塘橋，媽見阿根的影子跟着船的方向在岸上走，臉子看不出，白的竹布彩褂約閃着光

「媽！你們備着點心麼？」聲音從黑暗里飄近來。

「啊呀！眞的，阿根，你身邊有錢，趕快去買一點，快去快來，到二塘橋還追得上。」

阿根就返身飛跑，一口氣跑進村，掏十二個子問村口唐興隆買兩捲麻餅，回頭抄小路跑到離村稍遠的二塘橋，打算守在橋面上，等船頭過橋洞時候從橋頭丟下去，讓她們站在船頭上接，可是這一等一直等過打二更，更夫對他說夜航船走小路，不向二塘橋這邊走，他才垂雞喪氣蹩回去。

從胡家村進城，大約六十里；走水路，黃昏開船，不到天亮休想到，秋天里，夜還短，寒熱也勻，自然容易挨；到冬天，夜長，風雨日子多，船身雖不小，窗戶不密縫，那股風風雨雨只望縫里鑽，一個悠悠的長夜就教人難受！走陸路

，最近通了汽車，去城里只消兩點鐘，一天來回五六趟，飛一般的來，飛一般的去，再便利沒有，單是車價太貴，不能使人普遍嚐一嚐飛的樂趣，像她們婆媳倆的身份，就沒有乘汽車的資格了。說得煞風景一點，這些沒資格的人太多。這年頭，大家口袋里乾癟，身上穿的，城里人不穿綢，鄉下人就不必添新，破的打補釘，打補釘的兩件併一件，能把身子遮過就算了；吃的，糖果店的糖食 茶食店的茶食，那些好吃東西他們早沒份。去城里，除了借債還根以及其他特殊事故以外，平常日子他們懶得去，也不需要他們去。汽車一天來回五六趟，胡家村上下的乘客常常會落空，只見趕熱鬧的閒人和看汽車作玩具的孩子點綴着汽車站。閒人們跟孩子們的頭腦子一樣簡單，他們沒福氣乘汽車，就只感傷了：「唉！希奇古怪的東西！」汽車沒生意，連日夜各一班的航船也生意淡的像一缸清水，城里走一趟只夠閒渲嘴裏吃的，身上穿的得另打主意了，伙計們只是搖頭。

今天這一趟，客人有八大一小，數目不算少，只是短路客人居多。十一點鐘過江山鎮，上岸去五個，留下兩男兩女才算是進城去的長路客人。

過江山鎮，上岸去五個，虧得船上伙計們經驗足，拴住了船打小鑼，噹……打一陣，居然鑼聲招來三個乘客，睡眼朦朧的下船來。

「王客人，您們睡失了聰？要是您那天不預先知照，我們向來到江山不打鑼的。」

「嘿嘿，睡着了！」王客人小眼睛，尖嘴巴，矮個子，一頭猴子似的：「豈有此理，茶館里的堂倌阿五不喊一聲！」

王客人一行三個，全是商人模樣，下船來，王客人那張小眼睛就釘住阿根的媳婦兒，像猴子見了花菜兒●

「怎麼，王客人，您們店裏賬收得怎樣？成色不壞吧！」伙計們碰到熟主顧，說話的機會便有了。

「倒霉，不要說起，近千的賬只收了兩百，還兩成賬費大力呢！啐，倒霉不倒霉！」

「喂！」另一個客人問伙計：「你們過江山爲什麼不打鑼」

「客人們不知道，江山人是出名的『江南湖北佬』，簡直比眞正湖北佬還凶，以前我們經過總打鑼，可是江山人不答應，說鑼聲容易驚動人。話也未始不錯，睡得正熟的人自然怕鑼聲，我們原依他，不，依了他們，他們仍然跟我們搗蛋，不是丟石子，就是拋糞，甚至橫一條破船在河里讓我們過不去，客人，你說，我們還敢打鑼麼？今兒，我們敢破戒，就因爲您們客人是城里人。江山人天不怕，地不怕，只怕城里人來討債，討債人同去，他們巴不得早走一步，打鑼驚動他們，就沒什麼說的啦」老伙計一邊搖櫓，一邊答話，從從容容地。

「哈哈！天上九頭鳥，地下湖北佬，老王，湖北佬怕我們討債的，我們怕什麼吶！」

「我只怕女人，嘿嘿哈。」王客人嘴巴歪一歪，霎霎眼睛扮一個鬼臉，又那麼猙獰地一笑。

艙裏有王客人他們三個，一時熱鬧得多。他們不斷地講話，講生意經，講天下大事，講男女間的玩意兒；同時，他們不斷地抽香烟，嗑瓜子，呷茶。婆媳倆，婆婆坐着看，看得眼熱，王客人掇一把瓜子過來，端兩根香烟過來，又喚伙計添杯送過茶來，倒弄得婆婆坐立不安沒主意，却一擁兒接受了。媳婦兒，年青人貪睡，過江山她就靠着舀檻睡了。

「老太，您們去城里有事？」王客人兜搭上來。

「小事兒，眞眞一點小事兒。先生，您也進城去？」

「嗳！我們是回城去。老太，您說的小事兒是什麼？」

「小事兒，小事兒，先生，我們去城里幫人家。」

「這是您女兒？長得不錯吶！哈哈！」

「不！是媳婦，年頭不好，我陪她去城里找人做活，先生家里要用人？」

婆婆心直口快，王客人喜的老是嘻開嘴，他說他的公館在上海，城里店家用不着女佣人。他給他們惋惜，說：「照你媳婦這樣的人，什麼地方不好賺錢，何必找人家做活？」

婆婆告訴他家里窮，人口多，萬不得已才去城里找人家。婆婆跟王客人談的入港，什麼都說了出來，她說：「雖然名義上是媳婦，小夫妻兩口兒還沒拜過天地同過房。」她說：「今天初六，初九有一份借款到期，這番找人家，最要緊是預支念塊錢工鈿。」王客人心腸多好，他拍拍胸膛，說他可以立刻給她念塊錢，他湊上她的耳朵邊，嘰咕一陣笑一陣，然後從身邊挖出四張鈔票塞給婆婆手里。

夜漸漸深，艙里客人全熟睡，梢上伙計們輪流搖櫓，休息，沒工夫顧到艙里的事。王客人化了五塊錢，要船上老伙計騰出船梢底下那間放貨色的暗房，悄悄把阿根媳婦兒引了進去。

時間隨着流水過去，明兒上午，船進城了。婆婆正打算挈她媳婦兒上岸去，艙里有人嚷賊偷：「我失落念塊錢的鈔票！」伙計們主張向各人身上搜，岸上閒人們去報了警察，失落鈔票的客人說念塊錢鈔票全是五塊頭，是四張紅色的馬票，警察向一個個人身上搜，結果，做賊的情急撲通跳到河里去死了！

做賊的是阿根媳婦兒，而失落鈔票的是王客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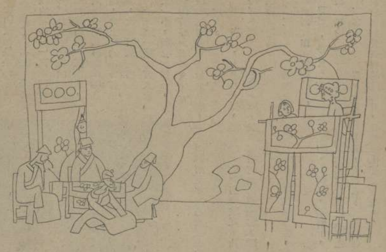
「女人也做賊，年頭眞不好呀！」

這一個同情的批判鑽進耳去，船梢上的老伙計唉一聲，船艙裏的婆婆哭笑不得；然而正上岸的王客人却在洋洋得意地冷笑！

上海舞台風景

葉淺予速寫稿





媒人，相公，員外，書僮，小姐，丫環的一幕「相親」傑作。（蹦蹦戲）

被上海人捧爲東方梅蕙絲的蹦蹦戲紅角白玉霜



蹦蹦戲女角的 Sex Appea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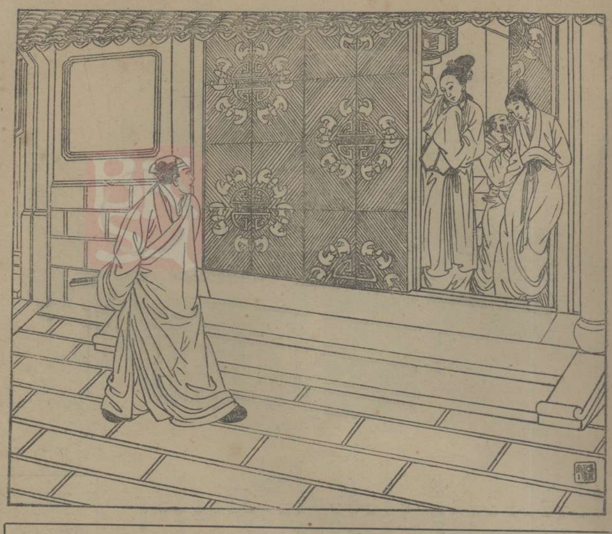


在崇拜以男化女的大時代中，李萬春的丈夫本色，未可厚非也。



以「新興樂劇」相標榜的「西施」，頗有民族復興運動的刺激性。

「樂劇」樂劇中的「吳王夫差」，有人說是民族復興運動的假想敵人！



李瓶兒

曹涵美畫

自此這西門慶就安心設計，圖謀這婦人；屢屢安下應伯爵謝希大這夥人，把子虛掛住在院裏，飲酒過夜；他便脫身來家，一往在門首站立着。看見婦人領着兩個丫鬟，正在門首；看見西門慶在門前咳嗽，一回走過東來，又往西去，或在對門站立，把眼不住望門裏盼着。婦人影身在門裏，見他來，便閃進裏面；他過去了，又探頭去瞧：兩個眼意心期，已在不言之表。一日，西門慶門首正站立間，婦人使過小丫鬟秀春來請，西門慶故意問道：姐姐！妳請我做甚麼？妳爹在家裏不在？秀春道：俺爹不在家，娘請西門爹問句話兒！這西門慶得不的吆一聲，連忙走過來，讓到客位內坐下，良久婦人出來，道了萬福，便道：前日多承官人厚意，奴銘刻於心，知感不盡！拙夫從昨日出去，一連兩日不來家了，不知官人曾會見他來不曾？西門慶道：他昨日同三四個在鄭家吃酒，我偶然有些小事就來了，今日我不曾得進去，不知他還在那裏沒在？若是我在那裏，沒有個不催促哥哥早來家的！恐怕嫂子憂心！婦人道：正是這般說，只是奴吃他恁不聽人說，常時在前邊眠花臥柳，不顧家事的虧。西門慶道：論起哥來仁義上也好，只是有這一件兒！說着，小丫鬟拿茶來吃了，那西門慶恐子虛來家，不敢久戀，就要告歸，婦人千叮萬囑，央西門慶；明日到那裏，好歹勸他早來家，奴恩有報，已定重謝官人，西門慶道，嫂子沒的說，我與哥哥那樣相交？說畢，西門慶家去了。到次日，花子虛自院中回來，婦人再三埋怨，說道：你便外邊貪酒戀色！多虧隔壁西門大官人，兩次三番，顧睦你來家，你買分禮兒知謝知謝他，方不失了人情。那花子虛連忙買了四盒禮物，一罈酒，使小廝天福兒送到西門慶家，西門慶收下，厚賞來人不題。有吳月娘便說：花家如何送你這分禮？西門慶道：此是花二哥，前日請我們在院中吳銀兒做生日醉了，被我攙扶了他來家；又見我常時院中勸他休過夜，早早來家，他娘子兒因此感不過我的情，想對花二哥說，買了些禮來謝我。那吳月娘聽了，與他打了個問訊說道：我的哥哥！你自顧了你罷！又泥佛勸土佛，你也成日不着個家，在于養女調婦，又勸人家漢子！

五十年前

胡考作

定閱本刊兩大利益

（一）本刊預定每年特輯豪華版四冊加添篇幅及七色三色版等價值二角定戶不另取費

（二）本社出版定期刊物及書籍或預約等凡定本刊者得享八折或九折之優厚利益

三妻四妾

「嘿！懶貨，什麼水就往門廳裏洒，懶得走幾層胡梯都沒心思了嗎？」

「什麼水？你老娘的×水，我洒我的水，干你屁事，懶貨！不懶你的用不着你管賬，老爺都沒有管，你倒管我，我不信你倒是個好貨，嘿！管我的事，你睡昏了頭的，只要你自己學得好點就得了，別人的事要你管？……」

「唷！你這潑婦，我好好的說你幾句，倒還是你有理，倒還是你的嘴響，你這賤貨，你……」

「我這賤貨，我那一點賤了，嘿！你還當人家不知道，你養了漢子還當人家不知道，笑話，說我賤貨，老爺沒收你的時候，誰不知你的醜事。」

「醜事，你說出來，醜事！你自己三天不着二天的到觀音殿裏去倒是好事，偷漢子偷得俏點，偷和尙才不要臉呢……」

「噯！你們幹什麼，大清大早，就那末嘵嘵鬧鬧，叫老爺聽見了像什麼？」

「我們要問你，他們嘵嘵鬧鬧，要你鑽進去幹什麼，你也不見便是好貨，也煩不着要你去管她們，安分點罷……」

「我煩不着管她，你煩得着管我，我管她們，你管我什麼？這兩天老爺沒到你房里去，你就挨不過死了嗎？笑話。」

「好，大家不要管大家的……」

「大家不要管大家的，她把什麼髒水洒在門廳里也不要管她的，她洒在你們頭上也不要管她的？」

「我洒在她們頭上了，我洒在她們頭上了？嘿！」

「好了，大家也看看老爺的分上息息吧，他那麼大年紀，別讓他聽見了又惹他生氣。」

「生氣，生什麼氣，六十多歲的人也管我們的事？還是請他閉閉眼睛吧，總不成叫我們活守寡的。……」

「怎麼？你連老爺都罵在裏頭，你連王法都沒有了？」

「不錯！我罵他便罵他，我不想做活寡婦，你去他那里告我好了。活着也不耐煩，反正死了就算了，你還道這樣子做人有出息麼？你睡昏了頭了。老爺寵你，你便媚他，我就不想，要一個『官材點心』的人寵，倒不如死了乾淨，你們想得他的寵我就不想。」「………」「………」

民間情歌

張光宇作

奴是大戶人家女，
為何嫁與放牛郎？
好花落在陰溝裏，
怨天怨地怨爺娘。



這個世界要有錢，
八十公公有人戀；
有錢不怕八十歲，
沒錢最怕兩同年。



金劍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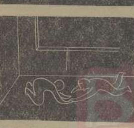
封建的評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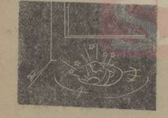
『昨天阿大嫂子跟汽車跑走了，你可知道？』

『我早預料到的，我們村上風水破了，以前隨你怎樣講法，總不會出去現世，現在來了還種說是利人底怪物，眞是不利的東西啊！』









陳子娥作

月亮光餅認大餅

學生（運動健將）：我這次考試又交了白卷，成績太不興了，你看可有升級的希望。

校長：你的網球着實拍得好，而且屢爲本校爭光榮爭面子，不愧爲「名譽學生」，無論如何，都應比別人優待點，你的事終可通融的，放心罷！

許超然作





張鴻飛作

對於吝嗇一文者之最好進攻

露色情相之募捐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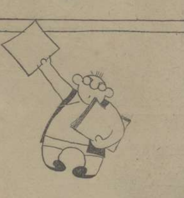
牛鼻子

自己看

黃堯







答非所問

翁傳廢作　姚圖絲畫





強盜：有錢嗎？拿出來。

竊鬼：等一等我去偷完了再說！

· · ·

教員：你看看清楚，黑版上寫的是什麼？

學生：白字。

· · ·

A：世界上最引人入勝的幻想是什麼？

B：發財。

· · ·



張：你母親是那國人？

湯姆：我父親是半美國半中國人。(Half American and Half Chinese)

· · ·

父：日本人的優點是什麼？

子：男女合浴。

· · ·

母：什麼叫無疾而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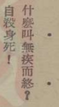
子：自殺身死！

獨白

一期又是一期，寫過一期「獨白」又是一期「獨白」；寫「獨白」等於燒飯娘姨報告小菜賬，小菜的好壞，好在大家都已嘗過口了，口胃合不合，也要請大家發表一點意見，或者太鹹了，或者太淡了，燒飯娘姨心裏的打算，太鹹太淡當然不好，要是調和適中如果還不夠味兒，那末非要放一把辣椒在裏面不可，把舌頭吃痲了可不管。

「獨漫」出世以來，大家到還覺得可口，做菜的人心裏也高興，而且「獨漫」的好處，又是價廉物美，本來我們抱定宗旨不謀高利，以讀者的利益為利益，以大衆的需要為需要。雖然我們店小，提倡文化的心倒很大。

近來因市面激變，百物騰貴，我們受的影響很大，我們所用的紙張版子等原料，都是舶來品，這幾天突然高漲，致使成本超出預定數目不少，在這種特殊情形之下，如不設法彌補，便要虧蝕過甚，茲特從下期（第五期）起，每册定價暫時改訂為一角五分，如物價能低落，當仍恢復原定價錢，但是一方面我們於材料方面當然份外使他充實。一方面又加增篇幅，除原有篇幅外特加增彩色四頁單色四頁，務使讀者諸君仍能於趣味濃厚中價值相抵也。



本期封面為龐薰琹先生所作「機械人的感化」。寫機械的世界削弱大自然予人類的恩惠的隔離。

我們接到廣州幾位作家的作品之後，覺得南方的漫畫頗有一點朝氣，如上期介紹過的金沫，這期的廖冰兄黃際才二位，尚有林檎黃復生黃志超許潘謝員等幾位，下期當一一介紹。

石人，艾秋，王瑞鑫諸君，請即賜地址，俾奉稿費。又上期「聖羅馬白色殿堂之寵相」一圖，為艾中信君作，漏排補誌。

葉淺予作







長篇漫畫 小陳 ——誰說我不救國？——










三毛
張樂平作
萬氏兄弟卡通主演（排難解紛）
刀疤阿龍
作者：
萬籟鳴 萬古蟾
萬超塵 萬滌寰
我們萬不讓你橫行
你們也要爭面子
讓我來排解
將強橫的東西
萬氏卡通
笑面猴
作者：
萬籟鳴 萬古蟾
萬超塵 萬滌寰
新到無線電
一分銅元
一聽

已呈請內政部登記

獨立漫畫

半月刊

第四期●每册一角

二十四年十一月十日

出版發行　獨立出版社

主編　張光宇

ORIENTAL PUCK
Published by The
INDEPENDENCE PRESS
5 Lane 420 Foochow Road Shanghai
92970 Tel.

定報價目

册數	全年廿四册	半年十二册
國內	二元四角	一元二角
國外	四元	二元

寄費在內　郵票代洋　實足通用

日本台灣朝鮮作國內算　香港澳門作國外算

廣告價目

地位	封底	封裏	封裏	底封裏	底封裏	普通	普通	普通
面積	全頁	全頁	半頁	全頁	半頁	全頁	半頁	1/4
價格	一百二十元	八十五元	五十元	七十元	四十元	五十元	三十五元	二十五元

◀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崇讓里五號電話九二九七〇